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七十三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墓誌

懷集林府君墓誌銘

宋鄭俠

君諱絢字伯素少敦敏順悌其交不妄而篤於好善閉其戶以讀書為文至忘寢食年未弱冠弘裕秀發以是有稱于鄉閭同母弟繹與君偕名皇祐中同日擢第君

之教也釋褐授潭州長沙尉潭據南北之衝商旅舟車之所會而介於湘衡之間重巒密林巨盜依之久為民害州縣警捕甚嚴累歲不獲君至為設方略皆中其策不期月擒者數黨於是衡湘之間無畱寇矣會曲江余襄公臨鎮錄其勞於朝詔遷萬戶簿襄公以為賞太薄也再為之條奏又舉其才謂可試一邑君勤於奉公而廉於進身以為君命也安有厚薄為人臣者不稱是懼何暇於擇故不復自敘乃以前恩改授賓州領方簿兼

令遷桂州修仁令君志尚高潔其臨政惠愛撫循其民而教之以善猶子弟也故所蒞稱治部司審其能交章論薦若余襄公李公師中皆深器之以二公之所舉則君之為人可知矣修仁之任歲滿當改秩未及代以母張氏喪歸服除差韶州恭城令君以先府君之老懇求便侍不獲明年又以先府君喪歸歆粥面墨廬居以終憂耿耿有餘恨經年始領端溪之命既受代以疾終於官所享年五十有九君廣州懷集人也五世祖某嘗為

劉氏相所作懷州大陂凡溉田數萬頃民至于今賴之
故君之家世居于石僵城之西祖某父漸皆不仕母臨
賀人吳氏君五歲而母亡張氏於君繼母也君性至孝
事繼母如親故張氏愛君甚於己子君與弟繹及女兄
尚書屯田外郎周君之室皆吳氏出也繹官至桂州永
寧令先君而亡繼母弟紆未仕娶臨賀陳氏男二人長
俊民次天民女三人長適臨賀陳蒙次昭平周景甫次
蒙泉王汲凡君之子弟皆以儒為業而姊妹女子之適

人者皆舉士其篤於好善而不妄交者於是信矣其亡
熙寧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明年某月某日男天民以
君之柩歸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里某原男俊民
天民泣血而求銘銘曰

嗚呼伯素生今好古敏而自求是以有譽於親克孝於
弟克友其奉公也勤其臨民也厚心不志於利而志於
義志不達於位而達於仁其才雖屈於道則伸假之以
年有足施設今其亡矣夫復何云積善之慶在公子孫

銘張明墓

鄒浩

役者張明以熙寧丁巳十月二十四日生宿州柳子鎮以崇寧癸未八月十一日死于昭州朝天坊其服役于家蓋十有九年初予之竄永州也僮奴率憚行獨明求行甚力後又隨予至昭昭於廣西最為惡地桂之城門號昭州門者不敢開開則瘴大作以故南人日畏之商旅弗由其途監司弗飲其水予至之日適又甚焉素巾滿郊廬喪鼓連晝夜故老言數十年無有也嘗於蒼埃

白霧中怪鳥正飛而墮雞豚狗彘正行而顛仆問之他人則曰發瘴然也然隨予居者無一不染此疾呼醫治藥朝夕以之於其呻吟嘔洩間予形影兀兀寢食幾廢但幸其皆救耳明卒不救嗚呼其偶然邪非偶然也邪以其死之明日具棺斂葬于仙宮山之陰而為之銘銘曰

生于北斗之北誰汝生死于南箕之南誰汝死汝之所
以然者吾無得而詰焉汝之體魄其安于此

宋安撫使蔣允濟墓誌銘

張孝祥

乾道元年余守桂林初識潯州守蔣君德施是歲君赴
朝執政三人共稱君之賢賜對擢守邕管明年余免歸
江東君與邦人送余於興安置酒于鮮乳洞之下時方
六月洞中極寒水如冰雪余與君褰裳脫履篝火入之
凌兢石間題名賦詩火盡乃出於時君年六十有二而
精神矍鑠未艾也又明年余司長沙桂州舊僚以書來
云君至邕管卒矣夫君何止於此耶桂州在二廣號士

鄉其間固多賢然余所與遊者若君若石君惠叔其尤
賢者也君歿惠叔蓋亦前數月歿故甚悲之明年八月
余移帥荊州君之子礪自桂徒行數千里持惠叔之弟
安持狀求銘于余余方謝府事未幾礪至刺血為書以
請夫以余之悲君而礪又誠孝若此則焉可以不銘君
諱允濟桂之興安人父熙以君贈奉直大夫其葬也得
致堂先生為之銘致堂道學高一世語不妄發奉直之
銘可知已奉直力貧教二子君與其兄皆中紹興進士

第歷柳州城尉容州普寧令改秩知邵州新化縣賀州
富川縣新州教授通判賓州知潯州邕州如是朝廷知
君之賢亦試君於邕將用君矣而君遂卒君積官朝請
大夫居州縣四十年以恩信結民務安便之新化號難
治君至俗為之變積歲不輸之租車牛係道會君丁內
艱未至縣者聞君去相率數百人遮部使者欲奪君喪
在富川適行經界鄙遠不素習旁縣驚憂有死者君親
為之指畫條疏節制吏受其成而民安其業部使者取

其法下諸郡常攝昭州始官出錢二百與民輸布一疋
既復折為錢十倍之君疏以聞竟減其半隆興詔書良
二千石君在潯州為廣西第一邕州控蠻獠歲買國馬
百貨所聚君盡蠲免時武臣無事馬沒入諸蠻帖服不
敢相讐殺死之日哭者罷市嘗按平南巡檢祝尚賢奪
一官及君喪過潯尚賢哭之舟中哀甚或詰之曰昔我
犯法非公之私公賢者我安得不哭君娶前秦氏生四
子砥碩早喪次礪以君蔭任將仕郎次確再娶王氏有

女春娘君之孫男女凡六人君葬以乾道四年八月丙申在縣巨木塘二夫人祔焉銘曰

居鄉孝弟仕有循良外甚和愉中乃峻剛惜乎生于南方仕于南方

元都事趙元隆墓誌銘

明徐尊生

嗚呼見危致命之士求即乎吾心之安而已非為名也然其事至難其人至鮮故史冊必書之以勸來世豈非樹風教者之所重哉不幸名微事逸史多不載而猶幸

其能傳者則以君子之私著有足徵信也嚴陵經歷靖江唐輝持其姻黨鄂省都事趙君之行以示尊生且曰君死事明白而不得列於史官恐遂湮沒今其葬五年矣未有以誌諸幽將表其事而刻之墓上予史屬也文其可辭尊生竦然曰昔歲忝預纂修獲聞末議於前朝忠節蓋未始不謹若君之事或訪未及闕於上聞義烈弗昭是可憾也敢不敘而銘諸君諱祖森字元隆狀貌魁梧天性重厚幼居紉綺間無驕惰意惟嗜讀書稍長

習舉子業學識該博議論英發意氣慨然嘗曰仕所以行其學何必科目而進邪甫冠試吏梧州府中儕輩惟君年最少而裁答不減老成總管高公隆禮大器之調潯州府判官伊刺氏貪殘不法君屢諫不聽拂衣去未幾伊刺果貶闔府吏皆隨坐人咸服君先見遷理定縣典史均其徭役民便之守鬱林吏目家居至正間遣使宣撫天下以便宜更張黜陟使者至境君條廣右不便事十餘皆人所切齒而不敢言者陳之不報尋之鬱林

幕舊案壅積裁剗不畱秩滿歸事母盡孝與兄元敬友
愛尤篤鄉黨翕然推重又於山前之陽築室讀書號前
山居士壬辰四方多事鄂省不守湖湘諸郡風靡甲午
廣右屯萬戶中山甄公崇福被命為元帥總湖南諸軍
聞君才為征行令每事咨焉帖春陵復衡州次于衡陽
將為進取岳鄂計方議屯田謹斥堠俄而沔陽湖寇駕
風沓至城下甄公與戰自朝至晡雖屢捷而衆寡不敵
遂入於城謂左右曰吾為國將臣胡可屈拔劒自盡麾

下諸將為其守鄧侯且勝尤力戰聞主帥敗乃創殘退保岐陽衡間邑也君素與鄧侯志合至是亦相失在外因自籌曰進而俱死可也徒死無益再戰不競然後圖死亦未晚也乃具實歸告廣憲尋遭母喪家居而鄧侯堅守岐陽數年寇不敢出卒以保障廣右陞元帥開府永州思甄問舊人可與共事者聞君在聘之君復起道過全州時元帥高公由左轄陞平章署省于全得署官授君進義校尉清湘縣丞因留之不允竟之永鄧侯喜

即置分府都事待以賓禮已而朝旨命廣右憲長河西
額爾吉訥公兼湖廣平章事置省于桂於是表裏鄧侯
而參政分省永州君隨檢校分省事鄧侯圖共濟復薦
君總省至則提控諸曹凡所建白援引今古切中事情
贊佐軍謀晨夜裨益平章公倚之置左司都事惜其猶
未盡用也元年丁未冬王師南上圖永鄧侯告急君勸
平章公宜速救吾廣所恃者永爾無永則無廣右矣明
年春援兵行為全省平章阿爾斯蘭所撓無及於永夏四

月鄧侯自盡遂陷先是王師三月已圍桂矣吾嘗謂平章公諸侯死社稷事急宜與城同存亡又嘗謂同列昔與鄧侯同事甄公良荷知遇然所以不即死者期效尺寸以報之事既如此鄧侯死矣吾尚何獨生乎六月庚申王師由西門入君時掌伏波門聞城破顧謂從者曰此吾死所也遂引佩刀自決同時死者都事陳君瑜事定孤宗岳收遺骨歸越四年辛亥葬於藍田之弄山元敬狀君之實有云為臣死忠又云為知己死甄公殉國

既不失為臣之道君與鄧侯均事甄公而不死其難意
蓋有在也既而相繼死義雖有先後彼此之殊然殉國
等爾嗟夫君也鄧侯也死生同義可謂上不負朝廷下
不負知己而無愧於甄公者矣尊生喜其論之切當雖
史臣載筆亦無出於此者事偶闕書亦復可恨陳君之
死蓋又媲美趙君而宜並書者歟君生於至大庚戌二
月甲寅得年五十有九配唐氏宋進士忠節贈成務郎
唐公逢午之曾孫汝輝之姑也然則元隆之死其亦有

所受哉因為之銘曰

嗟惟元隆允矣俊明幼而磨之長試於成于成熟試吏
以儒并辟州佐府沛其能聲方閩須才俾諏戎兵畫未
及施甄侯已行曰予有待曾是苟生復佐鄧侯益勵精
誠于永于桂左右經營期雪前恥易屯為亨鄧侯繼殞
邊境荐凶永既不守桂亦隨傾吾死得矣引刃絕吭嗟
嗟元隆燁燁其英不負知己以對忠精湖湘之濱嶺海
之鄉君靈往來邊庭載風我作此銘式揚耿光俟續簡

編千載弗忘

知思明府黃公神道碑

解縉

大明朝列大夫知廣西思明府黃公墓在鄉之莫萌嶺
翰林學士國史總裁廬陵解縉大紳刻其墓道之碑曰
黃氏系緒陸終之封於黃今湖廣黃州故國也春秋時
與會盟尊周室後併於楚子孫益顯且蕃思明著族宋
仁宗時狄武襄奏補成忠郎克路分官鎮過境土遂以
得民葬思明周南岸之離山相傳卜吉連世有官至訓

武君二男長游元都累官奉政大夫同漢陽路次襲知
思明州元世祖命鎮南王托歡討交趾為嚮導供給從
王入朝世祖說之手撫其背親酌賜之衣服金帛授勛
虎符龍虎上將軍廣西兩江道都元帥仍思明路軍民
總管娶南寧宣化莫氏大姓諱用元是為公之高祖至
武毅將軍兼南寧路總管諱克順是為公之曾祖其諱
萬山公之祖父娶於萬承許氏六子皆賢武略將軍思
明路總管賜金虎符諱武勝公之伯也繼為總管陞擢

廣西兩江道宣慰使都元帥諱武宗公之父也公母夫人龍州趙氏杞梓盛宗世儲休慶公諱呼都克字曰朝顯弱冠而孤時方大亂鄰寇陸梁鎮之以靜撫民治兵以俟天命後三年為洪武戊申國朝兵下廣東轉指南寧即遣送印章受約束以歸民皆安堵不知有兵明年己酉詔以思明路為府賜誥命印章仍憚之戒莫敢犯暇則與其屬人弋游娛樂講習禦武其屬人皆親附之境內晏然安堵公真可謂豪傑人也后十八年為洪武丙

寅十萬山象出害民稼穡詔兩通候率兵二萬餘驅而捕之建立馴象衛思明府率其民助治城塹嚮道山險峻除獸害未幾得白象以獻太祖賜賚之甚厚因言地瘴僻遠不足立衛又明年有詔遷衛橫州明年己巳三月二十公以疾卒生至正丁亥五月三十享年四十有三夫人趙氏先卒子廣平年十二繼室以元海北道元帥知上思州英傑之女生子廣成甫七歲英氏扶持其家後三年廣平襲為知府卒年方十六又六年廣成入

朝嗣為知府比歲從征不遑啟處公先葬在鄉那隴卜
云匪吉墳有水泉廣成咨詢謀度夢寐慘傷以永樂元
年癸未十月八日始得于吉所仍舉趙氏合葬果去水
泉遷于高爽而墓道之碑未有刻辭流涕而跪曰余家
守此將三百年而當兩世革命之際前有訓武公後有
朝列公實寵綏之不有彰微其何以示子孫俾思明之
人有所考見哉斯言亦信可書而刻之廣成子靜學有
子曰玆今為丘溫衛指揮璘琰琬琰琰琰琰其辭曰

思明黃氏世閥閱宗歷再紀疆里截元室肇基光烈烈
錫以虎符兼玉節歸朝稽首刃不血黎民安堵笑啞啞
耕鑿豈知蒙帝力家慶綿綿由善積與國咸休子孫食
我銘斯文勒其石億萬斯年哭東壁

司禮監太監葵菴覃公昌墓誌 徐 溥

高皇帝當平定天下之後建官分職以理庶務又倣周
禮即御府設監局庫以內臣分理之若司禮監其一也
自宣德正統以來司禮之選益重蓋其職專掌禮儀參

預機務非積學制行通達政事鮮克當之若太監覃公
其可謂稱其職矣公諱昌字景隆別號葵菴世家慶遠
府宜山縣為廣右著姓父諱敬才娶韋氏生公兄弟姊
妹八人正統丁卯嶺表兵擾公避亂山谷間及事平兄
弟輩俱先亡獨遺公與弟旺及季妹蓮而已時悉送詣
京師公時年幼而姿甚美乃選入內庭被旨與旺同學
書館而受業於故尚書文安劉公學士恒簡林公已而
公復被拔進學於文華殿之東廡特命故學士文懿呂

公少保文僖倪公教之天順丁丑英宗復位憲宗時在東宮講學命公伴讀甲申憲宗嗣位擢奉御再擢針工局右副使管局事成化乙酉始進司禮監右少監乙巳命掌本監印丁未今上嗣位乞侍山陵不允弘治戊申求退愈切上重其老成數勉留之癸丑十月公疾作遣醫視且使人存問不絕及疾篤門下尚衣監太監甯公誠具奏始命歸私第是夜竟卒實乙卯正月九日距生宣德癸丑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三沒之日上聞悼

惜不已特命本監太監李公華率甯公等經紀喪事所
賻甚厚三遣禮部諭祭工部給棺營墳墳有祠賜額曰
褒德恩數稠疊皆出常等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太后
中宮亦皆致賻內外之人相率弔祭有善人已矣之數
可謂難得也公為人孝行追其先恩義周於族弟旺官
承運庫奉御以卒言及必流涕季妹為擇壻歸于騰驤
右衛指揮使陳寬封淑人篤于故舊久而不忘及與人
交重信義持已謙恭惟以盈滿為戒不自驕侈事上忠

誠而不欺待下慈厚而不刻至于御前議處大事默贊
聖政慎密周詳而人不知者蓋多矣惟朝廷大禮多公
掌行其次第可紀者選吉王妃一封宸妃捧冊二尊上
聖慈仁壽皇太后徽號充內副使捧冊三皇子五位冠
相禮四封興王等五王充內副使五封貴妃等十妃宣
冊六尊加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徽號捧冊七附憲宗神
主於太廟捧主八選興王妃九封壽王等五王充內副
使十立皇太子充內副使捧冊節十一新建太廟夾室

成奉安懿祖皇帝皇后神主十二此其大者也平生蒙
列聖恩寵有御食廐馬之命蟒衣玉帶之頒莊田祿米
之給至于金帛奇物時有賞賚不可勝計又嘗賜象牙
圖書二其文曰忠誠不怠謙亨忠敬金石圖書各一其
文曰才華明敏補袞宣化皆所以表著公之才德云

左參政陶公墓碑

丘濬

天下承平變起倉卒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禦有能奮
身其間以為民蔽繼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氣以收遏

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大江以南民
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劒寇起于閩而括寇相挺以起
猝然竊發如風盛火猛延燎如枯木燥荻之場無有障
蔽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密邇于寇者其危蓋岌岌然
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驚畏走避雖以朝命將領
亦皆觀望以為進退無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
而浙江按察副史陶公獨能嬰賊鋒而死之嗚呼豈非
毅然大丈夫哉公始以易經中廣西鄉試第四名以親

老願仕遠方得交趾屬縣典史改鳳山縣時黃忠宣公兼掌藩臬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陞按察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虞公信以有守有為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舉擢大理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敦薦起浙江按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朝廷有綺段寶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地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僉憲有謀略必得

以遏其衝賊見弭也公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敝備又於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嚴諸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謀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驚遠邇賊不敢犯境百姓為之歌曰僉憲陶君賊聞膽驚始為民患今則逃生由是一郡晏然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公尚書石璞等出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調和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

獨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畱陳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績陞本司副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嘗偽以名降總戎諸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僅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阻抑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甫數日賊至

矣武義無城惟木柵其中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公嚙齒厲聲以喻衆誓不與此賊俱生既而賊大至公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為內應者衆望火遂大潰公竟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六十有一兩浙人聞之如喪其親戚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於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已田以為經久計事聞朝廷遣官諭祭誥贈布政司左參政官其子魯新會

縣丞公諱成字孔恩梧之鬱林州人也曾祖諱永泉祖
諱本可父諱紀母鍾氏公早歲而孤與兄祖弟闕極相
友愛娶梁氏繼彭氏生子二人長即魯次然以年卒之
明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歸葬於鬱林之三山原厥後都
御史崑山葉公盛巡撫兩廣復以鄉人意立屋祠公於
鬱林如蘭溪云魯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墓道之碑
未立徵文於予予惟自南方有事以來死事之臣為國
家所旌褒者僅四人其三人者予皆有所紀述獨於公

缺焉矧四人中公與二人者皆出吾嶺南予叨官太史
表忠義以翼世教其職也重以僉憲公之請何辭以辭
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古死封疆
之官多見於季世擾攘之秋此數公者獨能於四方無
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狃于安者皆知所
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以成安集之功而公於
衆人中又獨為之帥先其功莫大焉是宜表之以為世
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鄧公顥死于蘭寇慶遠同知

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吉二公皆死于廣寇顯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銘

曰

死國之臣名在末季公獨死義于承平世奮其一身為民屏蔽我衆雖有匪怯則脆一聞風聲晝顫夜悸鼓不能起不待金退四無救援百莫可恃所可恃者曰忠與義公惟一身以死自誓食君之祿豈無他輩所以能全抑豈無計公之此心則不在是受人之寄則死其事身

雖漸盡心則孔熾以我之心作彼之氣彼弄兵者獨非
人類亦或因之革心易志天理民彝於是乎至往古來
今孰能百歲為臣死忠于天無愧帝詔以褒民廟以祀
芳名流傳百千萬禩史臣作銘昭告來裔

慶遠府同知葉公禎墓碑

天順六年冬十二月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公以廣西
慶遠府同知葉禎死事事聞諸朝請加褒卹上俞其請
錫以誥命贈禎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兩藩吏

民及天下之人聞者咸咨嗟感發以為聖天子之褒嘉
都憲公之扶翼所以風勵有位非特為一葉氏也嗚呼
至哉君世家東廣之高要所居鄉壤接廣右峒徭時時
竊發為鄉人害君已不平之迨官潯州又當羣蠻出入
往來之衝熟知其地勢險易夷情向背每登高望遠慨
然有一舉掃平之志及來宜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
將因循怯懦而牧民之官又以責不在已不復動念慮
民罹其毒已極思欲奮擊之莫為伸率所轄州邑民餘

無幾數曰宜民盡矣及今不為後無可為之時矣每與僚吏言之激烈泣下誓不與賊俱生聞者感動既條郡中合行事宜建白于都憲公復與父老之有智慮者圖所以禦寇之方甚悉增括民之丁壯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民爭赴集無隱匿者君躬鞍馬服弓矢日號令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奮發思欲一戰峒酋韋父强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將或跳梁城下無敢誰何者君生擒之兼還所鹵子女畜產之類自是賊

雖稍戢而其徒狃于常勝益憤恥互相糾結思必甘心於君而後已未幾賊大圍旗山民告急守將若罔聞知君亟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軍容整甚非往昔比不戰自潰子女在鹵而得生者千餘人君既旋兵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君返旆與戰所殺略相當是日君之子公榮死焉君知賊不得意去必再來嚴為之備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官持牛酒土物來謁君一不受諭之曰若等能為我出力勦絕蠻寇就以此為犒賞之

資土兵亦欣然聽命越兩日賊合衆攻雞刺等村報至
君躬請於哨守都指揮黃鉞等曰民危矣我輩為民父
母不一援之忍乎時黃方與黃知府會飲學宮力止君
行曰峒獍圍村寨此常事耳君鑄喻再四繼之以泣二
人者略不之省君怒拂衣上馬去乃號召民壯及二州
之士民會西府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衆義其言咸感
憤願効死力遂分兵東西二路行行至中途柳青鋪前
賊遽突出人頭山下橫衝我兵君麾衆與戰連數合我

無救援賊衆益至賊物色得君所在攢矢刃向之君身
被數創猶手刃一人衆寡不敵與從子官慶民壯璩用
和等三百人皆死之歲己卯二月二十八日也是役也
忌君者恐其成功潛遣人泄機於賊故至於敗嶺南素
無雪是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異遺下所
鹵人畜棄園去郡人聞君死老稚號呼徧山谷遍求遺
骸又明日乃得其首他處相與裹滌數日始斂神色不
變寓觀城下手香燈為文祭哭者相屬不絕忌者雖快

君死中懷疑懼反以激變誣君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憤
相率叫號走千里外愬于都憲公事竟得白於是自總
戎以下咸遣人祭賻乃檄沿江兵護其喪東歸迨褒贈
命下巡按御史命宜人置屋祠之而東廣藩臬諸公亦
皆詩以悼之云君諱禎字夢吉別號確齋幼補郡庠弟
子員以毛氏詩領宣德乙卯廣東鄉薦連試禮部得校
官輒辭不就卒業太學者久之解褐得潯州府同知丁
母彭氏憂起復改鳳翔府專職撫民所至取古良牧守

之政宜于今者行之其始也人皆目以迂僻及其乂也
莫不翕然以化君性勁特外若簡曠而中確然有守遇
事奮發敢為心志所嚮利害禍福皆所不顧與人言竭
盡底裏不復回護避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妻子不免
饑寒不卹也赴官宜時道遇郡人為太學生者以乏絕
告探囊無所得遂質同舟者白金十兩與之其好義多
此類年僅四十有九

右副都御史馮公神道碑

吳廷舉

公姓馮名俊士彥其字也其先世本慶遠宜山人後有仕於湖廣江夏者子孫因徙居興國州洪武初有福原者公之曾祖也代外氏補戎慶遠今復為宜山人公生而穎異讀書為文迥出流輩上選郡克學生中景泰庚午廣西鄉試天順庚辰登王一夔榜進士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歷員外郎中折獄明恕人稱其才成化壬辰嘗審天下囚大司寇選於其屬以公使廣東拜勅以行所至伸理冤枉平反矜疑動以百數乙未擢福建按察

副使建寧衛指揮楊畢者剝軍害民貨貲鉅萬以私憾殺數十人畢本東楊學士之孫閩中上官多庇之負寃者無所控訴十餘年矣公臨其地人見公行事風烈乃訴之公自鞫問旬日獄具疏上其事憲宗震怒即刑畢籍沒其家閩人稱快尋以外艱去服除改任湖廣整飭辰沅諸府清浪平溪偏橋鎮遠諸衛兵備甲辰陞廣東按察使弘治元年陞山西左布政使尋丁內艱五年改任廣東壬子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兼提督松潘諸

軍事馬湖土官知府安鼇殘忍不道荼毒生民日久屢
訴于朝事下撫按皆慮激變莫敢深治公授計于分巡
僉事曲銳捕于獄明正典刑請廢土官而立流官數十
年夷風虐政一旦洗濯全蜀改觀而他府司諸黠驚夷
屬靡不驚心俯首不敢傲上虐下蜀人以為千百年來
所僅見也相率作為詩歌傳誦溢美有集傳于世焉丙
辰七月五日以疾卒於蜀省行臺距其生宣德庚戌十
一月八日得壽六十有七訃聞孝宗嗟悼遣官諭祭令

有司營葬域於九龍山之源公天性剛毅遇事敢為不可以威勢屈而于吏事尤精敏絕人其在藩司獄無巨細必引鞠之理問所受成而已經國籌邊治民理亂案牘如山公一目之即得判筆如飛人吏三四人錄其手藁不暇給也清廉之性老壯不渝且所至有惠政在沅州廣東尤多公于二親存日侍其側和氣低語每事求為承順以悅其心二弟早逝撫其孤若已出者待宗族皆有恩義處朋友誠信不阿遇故人傾心引接或量力

以濟其乏平居清心寡欲外無妾媵之奉冠婚喪祭一循古禮嘗便道歸興國州存問宗黨置義田若干畝以贍其貧者公子五人長良輔任布政司參議次良弼任香山知縣良臣授陰陽正科次良謨良語孫軌以武功授慶遠千戶軒舉人公之卒也鄉貢進士沈庸已狀其行侍讀學士江朝宗已誌其墓參議君謂公位九卿法當碑于神道不遠千里遺書廷舉謬以見屬自愧不才難銘前哲不敢執筆悠悠五年君乃遣价過洞庭下九

江直抵留都必欲成之嗚呼都憲豐功大業可謂當世之偉人參議君老不忘親可謂今時之孝子矣顧蕪陋何足以傳之而言皆有徵事各有據庶幾無愧於諛妄之徒則亦區區自許幸與于斯文者也銘曰

天地兩間陰陽二氣人而最靈厥稟惟異稟陽之清直方剛毅稟陰之濁纏繞詭秘壯哉馮公產于荒裔挺然如松無附無麗鏗然如金不寐不器二十發身三十登第四十為郎明刑奉使五十藩臬持平利濟白髮丹心

六十有四都憲崇階鎮撫西地甫履一官輒行其志伸
寃理枉民命攸係誅畢滅鼉驚動一世咄哉鄙夫心惟
計利謂柔可侯謂剛則躡謂寬隨時謂猛生事見利斯
趨見害斯避幸而有成張揚誇毘孰有如公侃侃厲厲
如日之光如山之峙廣右京堂麟角鳳翅公破天荒自
是不替長孺漢庭方平宋季直道危言惟公可繼我初
入官曾為下吏知公甚真銘公何愧宜山巍巍龍水沸
沸高塚峨峨百千萬禩

南京工部尚書吳公神道碑

湛若水

吳公諱廷舉字獻臣號東湖按其友生今壽府長史梁君宗烈景行甫狀曰公先世湖廣嘉魚人洪武間遣戍九江又調廣西蒼梧所遂繫籍焉公梧產也自幼不與常兒羣手不識戲弄口不道惡言父諱俊母黃氏長伯英無子命為嫡嗣以承宗祧稍長充邑庠生雋穎超邁書再讀不忘隨意為文亦合程度中鄉試登成化丁未進士第宰順德公事暇即見白沙陳先生往返數載得

聞理學梗概為治根本又學為詩亦就規矩其治邑有道理民甚便之市舶太監常以銀委買葛布充貢公即用其銀買二匹自送於司曰承委買布不識可否先買二匹為式倘以為可買之如不可即還原價買于雷州此布出自雷州非吾邑所有也太監不悅蓋舊買貢物縣率令民買辦而以原價完封納還故公獨不從有使者道經順德索其人事夫馬柴薪以為常例公寧挺身與之角卒不與以病其民六載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治

繁劇理盤錯無不迎刃而解撫巡布按諸公交重之丁
母憂服闋改松江府到任數月廣東南海清遠二縣羣
盜擾亂兵部尚書馬文昇東山劉公大夏薦公可用遂
命為兵備僉事分司清遠征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又
兼屯田鹽法時逆瑾專權作威差官查盤省庫銀解京
額外索取內進人事賀禮銀若干衆以為當出于鹽法
道公力拒之列疏于朝留備兩廣兵興之資彼雖甚怒
而未有以罪也岷府差門正陳竊往江西福建廣東收

賈藥物橫奪暴取公又疏劾之瑾愈怒令總鎮伺察其過又疏劾總鎮太監潘忠二十餘事總鎮亦誣訐之逮繫詔獄必置死地考掠數日無所得乃以枉道還鄉罪之枷號吏部門外九日死而復生謫戍雁門逾月遇宥放還為民瑾誅直其誣陞雲南副使未行江西桃源洞賊發乃陞右參政往撫之公即行一以誠信開諭往返不以兵自衛賊因留公于巢以求撫且以威劫公公不為動開諭如初賊不敢加害公稍以利賄賊之左右有

功者賴以執賊酋數人因敗成功卒以平定疏立萬年
縣陞廣東右布政使疏處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彼此調
停甚得經遠之猷定均平省驛逋民困以紓嶺西道徭
獐嘯聚命兼兵備副使專意經略尋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賑濟湖廣民不阻飢處分辰州土官積年爭殺事
理各得其宜嘉靖改元下詔更張政令改用人物陞公
兵部侍郎公至京上疏自劾以及宰輔立朝五日改南
京工部轉戶部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巡撫南畿賑恤凶

荒均補糧運扶植柔弱抑遏豪強一切稱貸債利罷不
逾時所至行臺內有餘地令人種植蔬菜米以自給每
日廩給止取柴米鹽醋肉食必以廩采市之悉除積年
無藝之供應陞工部尚書時年六十四矣即再疏於朝
飄然而歸二年以病卒于正寢囊橐蕭然巡撫姚公經
理其棺槨衣衾乃得卒斂嗚呼行端而才雄氣剛而志
銳忘身致主憂國愛民公無媿矣創有東湖書院積古
書萬卷每遇夜必閱數卷乃就枕平生所為奏疏數百

篇案牘幾千篇書啓序記千餘篇詩千篇皆發其感事
憂時之意罕為閒浪不經之詞元配夫人馮氏繼夫人
梁氏俱受封贈予一人曰藩太學生甘泉子曰梁壺山
長史之為此狀態予為神道碑文也又欲解官走蒼梧
經營其葬事可謂友道不以存沒易者也東湖公平生
以國士待壺山壺山之知東湖與天下士大夫之所共
知者宜有淺深也今壺山之稱東湖可以傳信矣水也
亦嘗受公之知謹因壺山請狀而作文刻之墓道以昭

示來世其辭曰

浩浩東湖節節蒼梧哲人降生申甫為徒惟申惟甫亦
文亦武惟以附衆惟以禦侮其才其傑浩浩節節深而
愈出百屈不折遍身是膽皮囊是智人當其難公處則
易初尹順德強禦是抑公用乃紓民以不蹙去佐成都
如丁解牛省府皆驚盤錯無留爰司鹽法臨財若怯峻
拒權貪惟以賈孽九關二木起死既踣遂戍雁門生歸
乃復桃源即戎挺身賊中用寇作禦因敗成功藩廣賑

楚民獲其所饑者飽嬉掠者安堵初召荆下遐不少假
抗章忤時五日司馬冬官南都再貳司徒都憲撫南強
鋤弱扶司空正卿不拜而行人皆曰亢公視則輕公曰
予已正丘而斃仕止死生誠哉無媿

太子少傅南京兵部尚書張公神道碑

楊廷和

公諱濬字仲湜姓張氏別號涇川其先開封府人八世
祖義尚宋宗室女為漕使於廣東宋亡因家新會高祖

秀實遷廣西之龔州即今平南縣也曾祖惠以鄉貢為
福建政和令祖輝發解廣西歷香山翁源兩學教諭考
廷綸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以直去官累贈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王氏妣崔氏俱贈夫人公資
稟穎異十歲能屬文日記數千言初從餘干劉吏部憲
潮陽鄭戶部諒受春秋成化丁酉舉鄉試名在第九時
年十六宴鹿鳴謝御史顯執手睇視曰此遠大器也明
年第進士始冠改翰林庶吉士庚子授編修弘治己酉

陞侍講乙丑陞侍讀學士皆以九載秩滿也今上登極
進學士再轉國子祭酒正德丁卯遷禮部右侍郎尋轉
左已巳陞南京禮部尚書連改吏戶二部又改兵部參
贊機務前後引疾乞休疏凡十五上至乙亥始得請特
加太子少傅賜璽書給驛以歸仍諭有司月給米四石
歲與隸四人供役久之改蔭其伯子國子生概為中書
舍人仲子樾補國子生蓋念公舊學之勞皆異數也公
勤于職業在翰林嘗授書內館纂修憲廟實錄同考會

試二主考順天鄉試知貢舉及廷試受卷提調者各一
皆精敏為同事所推服事先朝為講官又日侍今上春
宮講讀每進必齋戒致敬敷陳啓沃不忘規正為祭酒
毅然以師道自尊日坐彝倫堂課諸生進修尤諄諄以
存心為訓在吏部以儲位久虛草疏率同儕以請或難
之曰此社稷至計也他不遑恤脫有譴責某獨任之既
轉兵部即條上時務八事多報可守備廳故有審事官
甚貪橫公奏革之仍署為令人大稱快營伍有所委任

不徇請託惟才是使四方游僧多贅聚梵剎名曰安禪
主之者皆貴豪也公曰是將惑衆且蠹財下令逐之即
日散去諸貴人雖拂亂所為而情好無間蓋由公之公
明決斷有以服其心故也使公得究其用則其所建立
亦必有進於是者矣先是資政公自南還道全州愛其
風土淳厚有卜築之意公至是歸遂定居焉日與賢士
大夫登眺詠觴為樂每見邸報或時政有關及四方水
旱輒憂形于色嘗念先壟遠在平南冒暑往省還至柳

州遘疾臥公署亟召其子概來侍且語曰吾官二品歷四部近耳順平生制行可質諸天今以有事祖考至此不起數也夫復何恨善事汝母強為善無墜家聲為先人羞歸亦以此語櫟言已而逝實己卯八月二日也前二日聞宸濠之變猶扼腕太息以不能委身報國為恨訃聞上悼惜之命禮部諭祭者再工部治葬事始終恩禮亦云備矣公性至孝居喪哀毀踰節每遇二親慙忌之日感愴流涕至老不已取予有分辨自俸入外家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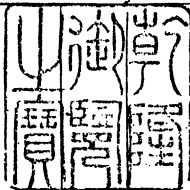
羸餘既退始買薄田數十畝所居僅蔽風雨食無兼味
人亦以是廉之常居手不釋卷所著有應制集全湘憶
錄涇川文集若干卷配韋氏封夫人子男二概樾女四
孫女幾人尚幼以某年月日葬於郡城西勝全山之麓
公舉進士與予為同年相知最深自入翰林人多以公
輔期之然疾惡太甚往往見于辭色以是於人寡合有
爭進者忌之造為不根之言謂嘗以奇玩賂逆瑾公不
與辯惟懇懇乞退予據公素履以為不至此傳聞既久

或者又從而和之謂奇玩沒入內庫點視外臣多見之
予亦頗疑焉一日公乞休疏再至諗諸中貴之當事者
則云瑾沒入之財皆別貯之未嘗籍諸內庫外臣安得
點視然別藏所貯實亦未嘗見有此等物也此言何從
而至哉予與諸公於是始釋然矣公以直躬自信橫罹
多口卒得完名全節以歸者誰之賜歟公今已矣不得
不為公一白之使天下知我聖上之明之仁勿使公含
冤于地下也予嘗領太史事微顯闡幽正史氏職也斯

言也亦自謂庶幾無愧焉耳矣銘曰

湜湜清潄滙為涇川靈秀所鍾詞源出焉策名制舉未
冠之年遂領史職遂直講筵是非不謬獲麟有傳仁義
時陳黼扆之前司成亟進為時育賢惟寅直清秩宗屢
遷亦又試之司農司銓乃司留務管鑰是專嚴我部伍
紀律罔愆惠我士衆帝澤以宣彼都人士謠頌喧填江
流靡深石矼靡堅惟堅惟深參贊則然或萋斐之貝錦
相鮮惟帝聰明其聽不偏曰予舊學孤直如弦肯易其

素毀方而圓公則裕如懇乞歸田人莫我是我道固全
章數十上乃得言旋給役有隸繼粟如泉渥恩優詔奉
以周旋惟帝仁聖覆之如天尚有慶澤其來綿綿刻銘
神道百世不騫



粵西文載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七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諱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七十四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墓誌

靖江安肅王神道碑銘

蔣冕

冕嘗讀兩漢書見其所列同姓諸侯王數百而大雅不羣有若河間獻王德為善最樂有若東平憲王蒼僅一二見豈生長富貴而有德以將之世固難其人哉此冕

於靖江安肅王之薨其嗣王來請銘王神道之碑不能
無嘅焉者也靖江雖僻在一隅去京師數千里而自疏
封以來奕葉相承父子祖孫世篤忠孝奉法循理切切
以驕奢淫湎為戒非有慕於河間東平之大雅樂善而
能若是哉王自正德戊寅始膺封爵至嘉靖乙酉三月
某日遽以疾薨在位僅八年壽止三十有三其善美見
於事行者雖未足以克其所存而仁孝誠敬恪遵祖訓
惴惴然惟恐有違也不以其累世先王宏規懿範足以

垂裕于後而有所持循也乎我高皇帝大封同姓之初以皇兄南昌王之子前大都督諱文正未封而沒也特封其子為靖江王賜名守謙一切恩數與夫官屬規制概與秦晉楚蜀諸藩等蓋都督少孤母王守節依帝居止帝事之甚謹撫都督愛逾己子故雖身後恩禮有加焉載在國史可考也靖江王一傳其子悼僖王再傳其孫莊簡王莊簡生懷順王懷順生昭和王昭和王生端懿王懷順王之曾祖昭和端懿則王之祖若考也母妃楊

氏兄弟七人王為之長以弘治癸丑某月某日生于寢宮上距南昌九代矣王諱經扶生而穎異不几年甫八九端懿疾委以國事已一一區畫有條年十二勅掌國事賜一品服逮襲爵後日益老成慎重事無小大動遵成憲自建藩至今宗室繁衍凡有事相接其於尊卑等差與夫稱謂拜揖之間未嘗一愆于度歲時有事宗廟必竭誠盡敬牲帛非躬親省視不敢以獻拜稽灌奠儼乎祖考臨之在上于奉祀山川亦然性尤克孝懷順王

妃谷氏薨王以曾孫代端懿王主祭自始事至卒事舉
無違禮發引日徒步送至墳所中途有勸其登輿者卻
之且曰送死大事敢憚勞乎及端懿王與母妃楊氏相
繼以疾而薨王於父母之疾也晝夜躬侍湯藥未嘗離
側或中夜焚香籲天誠意懇到及其薨也旦夕哀毀幾
無以為生有人所甚難者平居喜學問審理周世質而
有文日必延之講究經史改容禮貌稱之為先生而不
名讀書之暇隨筆作詩文皆有關於身心倫紀不為無

孟語嘗於宮中獨秀山間鑿石為盥以盥手而銘之以
著自新之義又為敬義箴皆刻之於石山之勝處時登
眺焉興之所至輒形於詩長篇短章多至數十首間與
儒生遊崑洞間商略名之崑曰樂天洞曰潛修又於山
之左右豎二緯楔而以報國思親扁焉凡此皆足以見
其志之所存矣國中山場土田所入歲有常數先是或
不計豐歉而斂之至有破家不能償者王始因其豐歉
而增損焉遇歉率量減其入數終王之世人蒙其惠心

雖慈仁用法不私於近習嘗愛一善書者遇有吟詠輒命之書後其人欺誑事敗卒置之於法不少貸性明達未薨前半歲預製棺斂之具屬纊三日前設飲饌與宮眷訣別下至內使宮人皆有賚予疎戚重輕錙銖無爽愛嗣王雖篤而教之必以義方將易箒猶呼之膝前丁寧教戒至於忠君愛親讀書好禮寬罰卹衆事言之尤力其神爽不亂如此訃聞皇上嗟悼輟視朝遣行人傅鶚諭祭自聞喪至祥禫凡十有四命有司營葬事賜諡

安肅所以寵卹之者甚厚以薨之年十月某日奉葬堯
山世墓之次配妃徐氏河南孟津知縣數之長女江西
按察僉事乾之女弟生子女各一皆早殤次劉氏桂林
右衛指揮使禎之長女嗣王之生母也嗣王名邦薈先
帝所命也王之薨嗣王方奉勅以長子掌國事居堊室
遣承奉正魯潮左長史胡傑偕來請銘既又遣典膳陳
邦儲累來速之來必有書凡書必稱孤稱名初奉徐僉
事所述狀後又自具狀其欲貽父令名於無窮意甚懇

懇冕以衰老多病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孝子顯親之心
再三辭謝不獲命乃取狀閱之節其事行之大者暨得
于國史所錄者書之復繫之以銘其詞曰

高帝皇兄長惟南昌撫孤守節厥配則王孤翊興運動
業未究乃有賢嗣克承厥後國封肇啓曰惟靖江建藩
樹屏以殿遐邦修德礪行允如聖諭國史大書日星昭
著歷七八傳百五十年世惇忠孝有光于前懿哉安肅
志勤繼述未竟厥施遽殞于疾皇情悼憫卹典誕加壽

雖弗永名則孔遐堯山之原穹碑百尺太史勒銘昭示
無極

明故靖江王府左長史胡君墓誌銘

嘉靖庚寅六月七日靖江王府左長史胡君卒于位其
子坤等具事狀奉書泣告于予曰吾父幸居先生姻婭
之末今不幸死矣願銘墓以慰吾父於九原予曰諾哉
乃按狀序而銘之序曰君諱傑字世傑別號松軒姓胡
氏其先累世居廬陵國初有諱彥珍者隸戎籍於桂林

故今為桂林人曾大父諱文斌大父諱綱父壽官諱良
母王氏繼沈氏三世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至君始力
學自奮弘治乙卯以明易舉于鄉明年丙辰會試禮部
中乙榜授湖廣安鄉縣學教諭以壽官公暨沈孺人皆
年高未能迎養分祿奉之三考既滿丁壽官公憂既而
沈孺人沒先後竭力治棺斂咸克盡禮服闋補浙之上
虞縣學僅五載以薦擢國子監學正勤慎謙和上下皆
宜之祭酒司業力薦於銓部遂有長史之擢君以奔走

宦途二十餘年先壠松楸懸懸在望一旦官鄉郡得遂
素願喜不自勝奉職尤謹自正德己卯莅任歷十餘年
如一日事先安肅王暨今嗣王皆能導之以正屢倖用
事者多譖毀之君不恤也嘉靖戊子嗣王疏君在任久
克勤職業詔加正四品俸級以旌之緋衣金帶鄉人老
稚莫不交口歆艷君尤惴惴焉謙慎有加於前日君在
太學時已一考書最例應給勅命至是始頒之於家其
詞有持身克篤于操修造士益勤于課授之褒蓋君歷

官內外師儒皆以善教聞知君者謂為實錄云君生于
成化己丑三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二配劉氏監察御
史琚之孫子男四人長坤次震俱府學生次與增廣生
先君三月卒俱劉出次逢兒尚幼側室某氏出女三人
長適奉國中尉約遇次適吾兒詹事府主簿履坦又次
適奉國將軍規聃孫男三人甲科登科來科女五人皆
幼其葬以卒之明年九月辛未墓在靈川縣鄭家村黃
牛嶺之原銘曰

仕際清時中外咸宜孰豐其有澤乃弗究悠哉玄扃體魄斯寧厥報在嗣將昌而熾我銘匪私百世其徵之

思明府同知贈奉政大夫陳公墓碑銘

予友思明府同知介軒陳公自子髫髻時與之同筆硯及子妻公從妹後又累世為婚嫺情好益篤其沒二十有八年矣墓上有石無辭其子順天府通判邦傳禮部主事邦偁以屬於予牽於事又老病纏綿不果作邦傳陞雷州府同知便道過家展墓今將赴任連日偕邦偁

踵門來促乃取狀閱之數曰公廉吏其治思明及監收
梧州鹽稅清白之操皦如冰雪惡可不特表之以為世
勸哉思明夷部前此官於其土者賄賂交通富及廉從
公之莅思明也其酋長物故已久遺孫黃暘將嗣職公
當署牒循故事以金帛贈公峻卻之部族黃紹爭職據
曠村以叛所憚惟公遣人致厚賂於途公叱遣之去龍
州土官趙相不法公承檄鞠之同事者入其賄將有所
輕重公不許卒置之法梧州鹽稅先是監收官以贓敗

者十人而五總督潘都御史蕃特以委公數月所入幾倍於舊歲終當代總督難其人復以委之無幾浩然動歸思總督聞之方將以公名首薦剡而公已以末疾不起矣囊無一緡之蓄總督令官賻之乃克棺斂歸葬嗚呼若公者豈不賢於人遠哉公諱璣字仲和介軒其別號也陳氏世居茶陵之蒲江在勝國時有諱宏者隱居不仕其弟泰以延祐初科進士官龍南令嘗賦天馬有聲鄉閭人因號為陳天馬宏生光裕字南賓以字行元

季舉進士官全州路學正因家於全洪武初徵為國子
助教晉蜀府左長史獻王賢之以安老名其堂所著有
安老堂文集傳於世公之高大考也曾大考諱士大考
諱朴以經明行修任閩之縣幕後舉應天府鄉貢棄官
歸隱開門授徒多所造就晚號冲素贈工部右侍郎考
諱表號冰月累封通政司左通政贈工部右侍郎敦厚
謙謹鄉稱長者妣蔣氏封安人累贈淑人生四子伯曰
琬第成化戊戌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仲曰璘季曰瑛

皆以輸粟授冠帶公其叔子也襟宇坦夷居家篤孝友之行侍二親側寒燠食飲亦必求適其意兄弟怡怡無一間言勵志力學雖祁寒盛暑不少懈成化癸卯以禮經舉於鄉累試春官不利弘治己未謁選銓曹試居優等遂有思明之擢既莅任不以黃暘為少一以誠信待之延儒生教以禮義每旦必共升廳事俾其下以次參謁退則與之從容談論久之知黃暘之信服也因密語以左右之害民者盡逐之凡藩臬所下符檄力贊行之

無廢格者民有赴愬者必推情示法務服其心其長或
聽斷弗當必為之平反而後已他如計民出兵立之什
伍以分狼兵之勢計戶出租以給土官而土官不得過
取於民立籍制民田使強弱各有分地以興農事擇子
弟之俊秀者聚而教之社學俾知以俎豆易弓弩惠民
厚裕之政次第舉行人無不稱善者嗚呼公官止一郡
佐又不父于其位其所建立猷為焯焯著聲蹟使人望
之有不可及之歎假令位有大於此而又父焉其聲蹟

炫赫當何如哉予因慨夫士君子持身之大節蓋莫有先於廉介者公一以介名其軒終其身所守不變而凡儀刑于家施設于官莫不於此焉基之士君子不能廉介而欲建立猷為焯焯有聞于世亦何可得哉予故掇其大者碑而銘之狀出張司業星與楊中允維聰所作誌姚修撰涑所作傳倫修撰以訓所作介軒記述公懿行善政尚多可互見也公沒於弘治甲子十月丁卯距其生天順丁丑八月壬子得年四十有八葬以正德丁

卯正月乙丑墓在城南春昊山之原沒之二十二年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其年鄉人祀公於學宮議者以為甚合公論云配唐氏郴州守諱蔭之長女敬慎儉勤凡所以為父為母者皆可以為宗鄙楷式贈宜人子二人長即邦傳次即邦偁皆以學行志節有聞於時女三人長適平江縣學教諭唐淑次適子子詹事府主簿履坦二子二女皆宜人出次三適張梅側室黃所出孫男三人曰鳴曰鶚曰鵠女四人長聘蔣知府淦之子次聘子長

孫務樵次聘蔣副使彬之子貞吉銘曰

吾全文獻首稱陳氏繇茶陵來肇自元季簪組相承歷
五六世即流尋源夫豈無自安老沖素明道正誼立德
立言醇古罕儼惟思明公善述善繼其在家庭孝友天
至逮官荒阨為清白吏齧檠嗽冰終始一致德教所加
改聽易視守固方介政實平易擬之古人蓋亦無媿春
昊之山風氣幽閑松楸鬱然穹碑聳屬太史勒銘以詔
來裔

先兄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梅軒先生

蔣公墓誌略

此先兄南京戶部尚書梅軒公之墓公諱昇字誠之姓蔣氏梅軒其別號也世居全州曾祖考諱貫刑部員外郎祖考諱安隱德不仕考諱良雲南河西知縣俱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曾祖妣蒙祖妣滕妣郭俱贈一品夫人公自幼勤苦問學以州學生舉成化辛卯廣西鄉試丁未第進士弘

治己酉授廣東南海知縣以政績卓異徵入朝擢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陞河南汝寧知府遷湖廣按察副使進浙江按察使轉浙江右布政使陞四川左布政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進南京戶部右侍郎今上嗣統以廷薦陞本部尚書受誥進階資政大夫數月以老疾懇辭允之賜勅褒諭命有司月給廩米歲給輿隸仍馳驛以歸家居四年以疾卒嘉靖丙戌五月十二日也距其生景泰庚午九月十二日享年

七十有七訃聞遣官諭祭者二命工部營葬事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八日墓在州北七里橋北配楊累贈夫人繼于累封夫人男三長履端太學生次履長後軍都督府經歷次履坦詹事府主簿為弟冕後女三通政經歷陳邦傑士人曹鸞舉人唐鈺其壻也孫男務耕等若干人公天性純誠其於世人機械事茫無所知至於莅政折獄徃徃如燭照而數計毫髮無能遁其情者其官郡縣保民如子惟恐傷之逮司臺憲鋤奸薙惡不遺餘

力未嘗少有縱舍蓋公平素潛心義理之學而必驗之於行持身處官事無難易一切揆之以理心有未安雖小節末務不肯苟徇妄隨於先儒大窮理而務果斷之說終身誦之其言行政事無愧于古人者甚多此不能備錄云

都御史蕭淮墓誌銘

張星

公姓蕭氏諱淮字東之別號麗川臨桂人公生而穎異既長擅經業年十七補郡諸生為督學慈谿姚公所器

重正德丁卯舉於鄉辛未登進士榜明年授行人再明年奉命頒詔四省便道奉柳恭人歸恭人道病卒於舟公哀毀踰節扶柩馳詣家暫厝竟使事既復命乃終喪丁丑服闋復前職明年陞雲南道監察御史時逆濠父蓄異謀陰養士命以為牙爪復令南昌生徒頌其孝行浼鎮巡官為請褒獎于朝畀重資入京師購肘腋中外習知其事莫敢言者公毅然抗疏發其奸大略言濠淫刑立威聚兵構謀諸所反形已具陛下獨未之知也今

鎮巡乞褒獎孝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詞義慨切武皇震動深責鎮巡官以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如何輒行保奏遂勅諭廷臣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順壽往諭革其護衛義等行不二日反書已聞公又條進兵狀武皇嘉之一一如擬行今上嗣位公連疏十餘事悉見采納遂劾宿奸彬寧中侍八黨谷大用輩數十人且曰陛下新政之初正天下延頸以望太平之日

錢寧等反逆之賊江彬等跋扈之奸谷大用等引誘之
黨皆祖宗在天之所切齒天下人心之所切齒史冊之
遺臭萬世之唾罵者也若陛下處之少縱則更始之際
天下失望海內寒心殆非所以為承天順道除惡安民
之舉也語甚壯上雅納之彬等咸就誅夷錦衣冗員無
下數千公承委清查秉公持正梳剔殆盡已卯巡山海
關辛巳按河南益著風采無何以論濠功陞光祿寺少
卿懇辭上降旨曰蕭淮首發宸濠之逆不顧利害有曲

突徙薪之功特茲陞用宜勉承新命不准辭其受知如此大同卒叛詔兵部侍郎某以兵十萬往頓城下不敢入逡巡馳歸謾報曰已安卒殺總兵官某縱焚掠逐代王走他所公方在寺署內閣諸老忽馳至曰大同危在旦夕主上以公有遠略遣慰代邸而實付以大同無寸兵斗粟公勉之院符可坐握也公馳至大同謁王故會鎮巡日高宴士果來窺公公麾之入可二百餘人皆伏劒厲聲堵而立公不為動慷慨數語設機鍵中要害二

百餘人皆跪伏願聽公指麾公曰爾欲活乎悉招爾黨
來歸鎧仗聽操閱如故吾為爾全之不崇朝鎧甲山積
明日齊詣公所聽閱公重賞薄罰遂誘得其首惡者十
八人抵罪大同以平還京言官將論首謾言大同安者
而以公親履不可默公聽之幾墮謾者計竟沒其功稍
陞太僕寺少卿延綏缺撫臣兵勢甚急復以公為右僉
都御史仗節往臨其地治攻守旬日而敵來輒敗之邊
城賴以全而公竟以勞事疾內作疏五六乞弗允方且

擢公院右副階撫大同離鎮甫三日而公竟逝矣公為人秀爽英毅長身美質精米煥發言信行果其居家孝悌雍睦交父而敬讀書博貫古今為文有秦漢人風詩法少陵所著有麗川集藏于家噫斯可謂古名臣文士已而首發濠難彈治姦宄立諭叛卒事尤偉天下受其功以故歿之日主上為震悼朝野走相弔延綏大同兩鎮吏士若民哭于途是不可以徵德邪公歿在嘉靖庚寅三月日年四十有六配蔣氏封恭人子惟春惟馨俱

事舉子業惟春等將以是年十一月葬公於桂城東呂
岸山原而以沙岡徐君狀來乞銘乃銘公績之大者銘
曰

七國協謀四方環視孰敢發之載身東市維公任之握
毫屬草朝發夕聞反連禍小龍飛湘潭與民更始公所
彈治豈伊社鼠悍卒挾頑瞋目難語單騎以馳冰融霧
散維茲三事貫日摩霄史氏銘之百祀不磨

太常寺少卿張星墓誌銘

馬汝驥

嘉靖己亥三月二十二日太常少卿張子陽卒子汝椿將以十二月日葬之呂岸之原乃以公門人羅君狀抵子金陵請銘其墓於戲往歲與公贈別予故同館幾四十人今別僅乃兩人意大痛切豈謂公復長逝邪狀曰公諱星子陽字上世湖廣桃源人高大父國鎮戍桂林曾大父仲和大父彥通父文盛累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雷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甫六齡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五補學官弟子益勤劬問學有文深為督學憲臣

東泉姚公雙山劉公所器正德癸酉以春秋領廣西鄉薦丁丑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己卯授檢討庚辰同考會試所拔多名士嘉靖改元預修武廟實錄乙酉錄成陞編修有白金文綺之賜選充經筵講官己丑同考會試得人尤多庚寅擢南京國子監司業肅規責課以身先之士類說服辛卯以雷恭人喪歸乙未補國子監凡三月擢南京太常寺少卿戊戌晉太常寺提督四夷館便歸展墓瀕北行忽暴疾不起矣汝椿告哀于朝遣官

諭祭公溫醇雅飭得之天性終日端居亡褻容雖暑劇
衣冠儼若博學無不闋為詩文縝密清新四方求者接
踵尤惇崇孝友弱冠喪父哀毀幾絕後入官迎雷恭人
竭力承養每經筵宴必留一珍味還奉比其卒扶柩行
自太學及河三十里徒跣號蹕足破流血不自知有二
兄昱旻伯蚤亡撫訓其孤如子今亦領鄉薦公目視不
遠接人和孫言出如恐傷之然識鑒人倫精審嫉邪持
正論事侃如不喜謁權勢人歷官淹久家亡豐積其素

所自植則然於戲往丁丑歲予同館人最盛賢豪林立
率守道抗時乃今物故十四淪棄十三公為士君子蒼
生屬望重矣而天不假年經綸之業不究惜哉公生弘
治庚戌四月十七日壽五十配倪氏封恭人子男一即
汝椿治舉子業銘曰

世方驅疾我道如砥衆尚黨同我心如水外靡不含中
涇渭別臍然亡緇相彼冰雪豈曰亡施作人擇賢亦既
有光詞林講筵鏗鏘陸離肆厥文翰士欽德程國繫真

幹胡不耄耄寢莫起之來曷啟之去曷尼之呂岸之原
玉塵在茲萬歲千秋視此銘詩

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雙橋蔣公淦墓誌銘

孫承恩

嘉靖辛丑五月二十六日少司空雙橋蔣公以疾卒於
都城之寓先是公由浙藩布政使擢順天府尹順天徭
役久弗平其他弊政尤多公悲意咨訪特疏上四事曰
議編審以約州縣曰議優免以恤凋憊曰議偏累以阜

邦畿曰議修理以省民力上嘉納以次舉行時譽振起
甫七閱月有工部之命縉紳士方傾注冀公有為而公
雅有消渴疾以積勞復作是時沙河城慈慶宮役竣有
白金文綺之賜加俸一級乃庚子春病轉劇上三疏乞
休始得允瀕行遂以不起公諱淦字汝潔雙橋其別號
也廣西全州人父某以鄉舉授直隸池州府建德令丁
母憂去遂不仕後因公官布政使偕祖俱贈如公官祖
妣陶氏母伍氏俱贈太夫人公幼穎悟不凡弱冠務學

才思溢發丁卯領經魁鄉薦辛未登進士授兵部車駕
司主事即以清苦自持兩閱馬於宣府大同居庸紫荆
二關乙亥秋調武選司主事丁丑秋丁外艱先是公官
京師不獲時接建德君手書輒憂念既而例得歸省九
閱月建德君故哀毀踰節閉門讀禮足不及公府庚辰
起復仍舊職甲申夏陞武庫司員外郎未幾陞武選司
郎中主選二次人服其公是歲冬補浙江嚴州府知府
興利革奸四境靖肅吏無招權民知向方政暇則進子

弟員於庭與辯論經義歲課有不合者親與改削今嚴
士猶寶藏其筆迹巡訪使交薦之郡人刻石記政丁亥
春遭母憂哀毀致疾久始愈服闋復除廣東惠州府知
府政績視嚴誌郡者載公名宦癸巳冬陞河南左參政
值歲祲公議策賑救巡撫簡公甚嘉納之督運如京自
公應毫髮無私馬洛中今傳為口碑丙申陞廣東按察
使巡按陳侍御稱其心行光明憲度整靜辨冤獄懲貪
暴三四事猶彰著人耳目戊戌春陞江西右布政使時

聖母梓宮南祔公以一身接應江州不動聲色民不擾
而事集甫一月擢浙江云公平生慎操執每諭子弟曰
他日決不敢挾重貳以過柳浦故食無兼味衣無重帛
世利紛華淡如也循循如書生無疾言遽色與人交若
恐不得當其意斷獄務平恕不以得情為喜生平未嘗
事請求中朝貴人無分毫外慕故末年又號易居子云
尤厚宗黨凋卹匱乏擇質美者教育之俾之有成有名
棧名責者俱領鄉薦好善垂老不倦嘗聯諸成語以自

警曰為善最樂寡過未能又曰皆反求諸己不敢惡於人若公者可謂篤行君子矣公生于成化丁未十二月八日距卒得年五十有五初配唐氏繼配舒氏俱贈夫人又李氏皆先公卒又繼配吳氏子一名槻舒氏出女一適鄧壽箕側配張氏出公卒槻將扶櫬歸葬于里之原欲文其墓中之石謂予公同年具狀來謁不得辭也

銘曰

輜車敦敦僕夫在門公喪曷歸萬里于南維公閭閭行

峻貌溫敷歷內外屢聲振振亦既顯庸而用弗究胡豐其德而嗇其壽刻辭埋墟貽後弗朽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屠公楷神道碑銘

徐養正

桂林屠公直齋先生自少有聞于鄉立朝直亮天下重之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終于家予以避地而歸再入上京過公之廬展拜焉其子炳言以具官某所狀公行徵予銘予為之泣數行下乃喟然歎曰哲人其萎人心

攸係觀九京者嘗慨夫昔賢之不可作矣然則是請也
又烏得而辭焉抑公之出處大致人人能道之至於精
神意氣藏于冥冥而塞乎昭昭者人或不能知也是故
遲之三年而未就適於留都圖踐斯言冥心默會若有
得公之為人者遂援筆為公識之公諱楷字良植直齋
其別號也先為浙之鄞人高祖德源洪武初始徙桂林
因家焉曾祖侃祖仲華俱隱德不仕考謙中天順鄉薦
祖考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祖妣包氏

妣王氏俱贈太夫人公稟不凡性慈仁不忍傷一物自幼好學甫九歲提學彭公即錄於學以書發正德庚午省解卒業南雍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清潯張公潔時為太宰見而奇之妻以少女焉嘉靖癸未登進士聞太夫人得疾部使便歸侍湯藥已而躬親殮葬識者謂誠所感逾三年服除筮仕駕司主事清廉勤慎相繼為大司馬者皆耆德宿望靡不器重之凡政務叢委多取裁於公辛卯以唐公漁石薦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陞考功

稽勲署郎中乙未調文選郎中主銓事公以治已明以用人凡官職繁簡人才賢不肖得於見聞者咸紀之於冊而高下其任先節行後才藝抑奔競獎廉能每注選因才授職雖勢權請賕亦抗論不從侍郎霍公見公自任始不能平久而益信且服之及出部遺公所服寓傳衣之意焉侍郎甬川張公署部事以公久任當遷復留公益曰四五十年以來無此文選云丙午冬陞通政司謄黃右通政歷陞南京太僕寺太常寺卿逾年陞南京

工部右侍郎秩滿考績得贈廕後陞南工部尚書會當
考察京官朝議若曰非公不可遂改南吏部尚書授資
政大夫主考察事時則去留允當士子改南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守備留都選將練兵任才勇汰冗濫求為父
安之計查革守備各色匠藝官兵部者從人無得用船
夫定為制京城間有奸宄竊發密計擒之不張皇驚衆
公婦羨餘悉查明登記恣取之弊頓革是年考績欽賜
正二品誥命癸丑三疏懇辭機務得允歸途送者填塞

或相聚輒稱曰公惟飲江水去耳惜乎不可挽焉公自
家居不為觴詠之樂惟勵志問學杜門謝客居第落落
僅足蔽風雨當道以所鄰官舍益之大巡曾公守約知
公不事產業欲遺以寺田公俱弗受時撫按如王公鈺
龔公愷陳公道基相繼薦之於朝不報庚申得噎疾明
年三月卒訃聞上悼惜贈太子少保諡曰恭簡賜諭祭
遣官營葬如制焉公體貌恂恂而氣度雄偉其所經綸
蘊籍少而英發老益純粹為學以立心為本實行為務

為政本之以忠行之以恕進士時大學士全州蔣公冕
與之議論見其精確曰遠大器也歷官兩京三十餘年
獨立無朋而人未嘗有一言非之者其確然不可奪之
節瑩然不可昧之見凡有大政數語之間犁然各當信
而行之未嘗徇物有古大臣風事王太夫人尤孝謹每
左右就養務得其歡心友愛弟梓不以爾我相形凡有
先業盡以歸之於人皆隨力周贍子姪有過必諄諄誨
之雖僮僕亦不妄加呵叱接人極謙厚雖鄉小吏必與

為禮故見之者如在春風中無貴賤長少咸敬慕悅服
有所興起與人交內外一致或有患難務曲全之平居
無疾言遽色簡重不妄出入終日危坐無惰容蔬布終
身金帛游觀之好漠如也為詩文務求理明詞順不事
雕琢名紙書字皆其自作未嘗假之於人所著有銓司
贊錄西隱漫稿若干卷餘多弗傳嗚呼若公易直之行
確實之學廉介之守明決之才事母不違之孝憂國奉
公之忠人人能道之至於立朝而士風賴之以振居鄉

而民俗賴之以醇君子有所恃而無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潛德幽光震輝宇內誰其得而知之惜夫華國棟梁生地既僻濟川舟楫登岸則遲竟使憂國憂民之心未究其用蓋棺之日聞者無問識與不識莫不歎歔嗚咽於公是豈特為公哉配張氏累封淑人贈夫人側室陳氏贈太宜人子男三長炳言廕國子生歷任延平府同知次炳哲李炳壽據弘治庚戌閏九月日生公及薨享年七十有二卜窆於桂林城西始安嶺之陽訃聞諭

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賜之諡以昭嘉德風士類語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豈不為一代之名德乎銘曰

桂山之英瀕水之靈毓德維公公之為德淵茂敦懿式完厥衷公幼岐嶷長而峻發耆而淵融揚於王庭適駿有聲秉銓懋功考秩留都矢心宣猷善類所宗位崇參贊卓爾風裁璀璨震鉤貞以素履濡以衣衲和豫雍容丕歷有年柔此四方望與時隆聖皇曰可爾德爾勲有初有終宜錫爾命休光奕葉以昭大忠期爾黃耆益勵

爾績式是羣工公拜稽首對揚休命志彌謙冲雲蒸龍
蟄變化倏忽高蹈遐蹤進也有常退也有聞維道之中
嗟予粵西公也生焉間世所鍾使生大邦美章盛傳日
明雷轟粵以公名公以粵累地限才豈惟戴國恩焜煌
燭煜存沒震躬小子作誌期于百世永企幽風

都督沈紱江生墓碑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
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

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
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
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
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紮水出故號紮江
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
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勦木
頭十二年征永安勦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
膊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勦滑石殲之奪

還賊所擄掠剿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擄多礮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為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勦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功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思恩參將七年勦落春首擄多八年調柳慶參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為柳慶參將帶鏢佩弩箚棧聯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

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掎庫無月不有廓清為難
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
勁喜人怒獸籲黨鬪讐無歲不有鈴轄為難公御諸徭
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徭視同吾人是以諸徭畏
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殲其
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
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徭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獵之
則公之所以殲淦里也土酋慮其數衆散其黨而孤之

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勦皂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輦七山曇應諸谿峒凡五十餘所獲覃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剜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擄積至五千餘級身為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為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勦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為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為都督僉

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兵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為參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為賊而狼兵死不敢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皆為狼兵矣或慮

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為變即使為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徭獍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喜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為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

公曰必且挾思恩為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
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
所料公既連為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為參將數以病
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
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為將者據鞍矍鑠
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為瑩寯臥而飲酒此山澤自放
者之所為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邪雖然公
之志則遠矣公為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顴頰色

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臧獲輿庖無不
歡然處族人雖讐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
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豁谷
飛箝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譎公曰吾譎賊耳非譎
人也知公者以為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風其次
覺次覺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
南望淶里北睇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
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

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為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徭靖廣右徭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威四方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陞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贈大學士呂璋墓誌銘

唐汝楫

嘉靖丁巳十月日封翰林院編修徐聞縣令古愚呂公卒於家越二年己未八月日配孺人張氏卒仲子少保卜某月日吉奉公與孺人合葬於邑東之樟木岡始訃

至京邸少保公屬楫以銘遜不敢當至是復移書山中
留劉太僕穗所述狀速楫以追銘公之墓曰夫銘猶行
古之道也而可長闕乎哉昔之未銘者母亦有待於今
爾少保公之孝思蓋頌乎其至哉誼固不容終辭也按
狀公諱璋字秉之古愚別號也先世湖廣大冶人國初
抽丁補伍戍直隸天長衛後改戍桂林率易歲一更不
為常至公祖鑑婚於劉是為公祖妣遂占籍桂林焉公
父綱少以勾攝餘丁憤發業書補邑庠廩生尋卒年僅

二十有三公甫三歲藐而孩祖母劉玃玃相依拊公成立弱冠選隸郡庠即聲稱蔚起先後校文者輒優之首拔乃諸生亦靡不推轂公矣顧數奇累上省試不第竟以貢需次嘉靖戊戌除徐聞令徐聞逝在海南距會城千餘里故事令至里胥預賞數十金名為長夫餽諸途公曰官有常祿自月俸外皆妄冒也況未視事安得輒役吾民叱卻之往令丞以下例有直日夫役以供薪水歲乾沒以為常公首釐革之僚官初噲噲稱不便久之

亦安焉其廉而節如此屬黎獠稱亂流薄瓊厓兩廣諸路聯師數萬勦之道出徐聞海船鱗次其將領故言風汎不發公曰是輩所過鷄張意利掠奪及資犒耳密戒以夜半移舟黎曙已渡瓊矣闔境謹頌曰保我婦子俾我安堵惟侯之賜乎其捷於應變如此時有旗牌官某者怙勢橫索公執而繫之以告督府督府怒將併公逮訊公固不為懾亦不能有所加也其見義而勇為如此公節縮紆恤細民德之不啻父母然寡聘遺簡迎將其

以風指規取者迄不得志去則嘖有煩言遂以例調定
遠公聞報夷然即日戒行李就道徐民詢詢出走譁曰
凋瘵耄倪方樂侯之轂育而未饜也獨奈何奪之他邪
遮留者以千百數相與聚金以獻攀泣而送之出境夫
昔之循吏不以璽書褒美為異而以桐鄉去思為賢不
以漢庭三公為榮而以若邪父老為重觀徐民之依戀
於公則公雖罷而歸也不既賢且重乎哉謂定遠在滇
亦稱善地乃以為陋而鄙夷之歟公曰苟使身圖則滇

與粵無以異也如其先公家之計修百姓之急則定遠
猶徐聞也吾何敢鄙竟謝不赴君子曰勇退以完名高
尚以勵俗足音於空谷其亦孑孑僅有者哉公家無
厚藏而急於義新寧尹朱氏仲純公少為友嘗稱貸於
公而未之償復以田若干畝售百金之任未至乃閔焉
道卒公舉朱喪葬之且以子婚其女歸遺孤以其田而
賑給之昔所謂山公尚在汝不孤矣以公高義較之何
所軒輊公真坦篤中與人見情實不立畛域舍華而摠

實避巧而取愚公誠今人與居古人為徒其自託於愚者邪尤嗜清約而靡麗繁盛一切無所好雖已貴而衣澣食蔬泊如也蓋廉不苟取儉不溢費其性然爾太孺人張翁海季女也事父母至孝及歸公力勤節儉誕啓有家為公敬重終身勿畜媵侍不逮事其舅姑奉太夫人劉固甚謹劉老而失明供侍愈益至湯藥澣滌必躬太夫人八十四而卒瀕終舉手若籲天祝者曰吾安孫婦孝養以至今日願其壽與吾等子孫多賢而貴於是

諸里中族屬無弗稱太孺人者癸丑少保公以史官秩滿封公翰林院編修母孺人是年秋公與太孺人思土南歸少保公上書扶侍以行歸逾年少保公念公及太孺人春秋高欲畱養公趣之曰荷國厚恩涓埃未報今以我故輒便私圖歸養不可汝亟往毋繫吾兩人若兒女婉戀左右為也少保公不得已復之任丙辰同考會試公曰兒獲以職事效咫尺之勞吾意甚適因貽書諭勉戒勿言歸丁巳公得脾疾少保公悻不自定切懷歸

志而格於例乃遣侍兒候公公得書喜曰吾恙固無害
何為過念凡事君者亦以為親也能不怠吾訓則名成
親顯為養大矣且兒違吾甫歲餘耳如之何更僕僕道
路乎至十月朔疾轉劇呼太孺人遺言曰病當不能支
吾年逾七十受封建養幸矣復奚憾第語吾兒已往之
訓在其耳也可勿忘益自砥礪以終令名吾目瞑矣疾
且革猶令扶掖至堂盥漱正衾而逝嗚呼若公者可謂
好修令終者歟往楫與少保公同官時得侍公杖屨見

其貌恂而詞愔罔有城府而敦龐可挹之容康樂可親之度至於今猶慨慕之非所謂彬彬然鞠躬君子哉顧公德足以致融顯而止於一令偃蹇以歸善仕偶合公何竒也今觀少保公繼公嗣興又何赫赫也聖天子疇咨元僚興致化理少保公以宿學者望簡膺爰立彌綸襄贊之業方隆未艾謂非公儲休委祉嗣引慶餘而適發其祥乎正如王氏勛猷不見於乾德之末而見於景德祥符之間天之報善緩而不爽類若是爾公生成化

丁未月日卒嘉靖丁巳月日太孺人生弘治己酉月日
卒嘉靖己未月日俱享年七十有一子二長應陽先卒
次即少保公孫男四長興周次興齊興文興武振蔚振
躅日以光大天之篤祐於呂氏而申錫之者將不頽頽
匹休王氏邪予既論次其世及撮公德之美且大者而
復益之以銘其詞曰

奕奕大呂聿開聖皇由楚再徙卜粵滋昌世德式騰未
表其祥繼公岐嶷崛起周行學以植躬施於海邦卻餽

節費素絲清揚大師若崩戰其劬勩澤洽比屋沒世勿
忘毋頑而員寧執而方竟與時忤未究而藏爰有好述
孝恭以襄篤生偉人顥顥印印丕承帝眷弼輔之良一
人以毗百辟是匡渾渾其積赫赫其張如取如攜如珪
如璋吁嗟呂公迹晦道光茂降帝祉渙錫天章窮階顯
號鼎和彌長玄宮楚楚樟木之罔楫也作頌以詔無疆

奉國中尉約畬墓誌銘

呂調陽

奉國中尉梅憲諱約畬靖江宗室也卒之年史調陽以

制歸公次子西川經援過予乞銘自為狀授予拜且泣
下愴焉莫能辭遂按狀序而銘之靖江自悼僖王襲封
暨其弟八人就國八人皆輔國將軍也人以行列稱之
為八輔云其第四輔諱贊俊者生奉國將軍佐善善生
鎮國中尉相輝輝生輔國中尉規祚號仁菴配吳氏公
之考若妣也仁菴公有三子長約甸號南窓次即公次
約疇號榆窓皆雅尚樸儉世其先德公壽八十四楠窓
榆窓壽俱七十有二純嘏遐齡姬休並美故靖江稱盛

者惟四輔四輔稱盛者惟仁菴之後其積累有自來矣
公在童年即恥為世俗浮夸之習嘗從里熟游垢衣自
執傘塾師稱之曰是兒他日當享厚福也仁菴公邁疾
久不愈公處寢門外調治湯藥朝夕勸上食衣不解帶
者經月形容頓改仁菴公見而駭曰兒何至是滅性之
戒爾獨不聞乎及卒哀毀踰禮楠窻公幼多疾偶失朝
見怒王府公懼其受責疾且劇乃往請以身代鄉里貧
不能舉喪者買棺助之鄰人汪姓者遭回祿以筭篋寄

公倉卒忘其緘鎖內有銀物若干汪亦不知也事定付之自驗汪感激頓首暮年掌王諭書約束本房益加恭慎族有遺腹子孤貧不能奏啓附牒遂落魄公率諸房長懇啓乃得登牒王甚重之賜號哲皓又賜對聯一幅命肩輿入府皆殊禮也方弱冠時遇一丐自負善奕公與對局頗異之後不知所往過數年夢一老人破衲敝履若丐者狀揖公曰不記昔日談碁之樂乎汝年二十六及六十四俱有一否然於汝無妨也至二十六果喪

妻六十四喪長子夫神仙荒誕不可知其有無或者公
懋誠所感鬼神默啓之也先配尹無出繼配孫俱封安
人子二長經櫛先卒次即西川孫男四邦苗邦葛邦荊
俱奉國中尉公生成化乙未七月日卒嘉靖戊午十月
日安人生成化壬寅正月日卒先公三月葬堯山村公
葬後安人兩月啓窆而合窆焉初安人襄事公尚為指
畫一一中窾不亂過二日忽謂家人曰治我後事當還
造化矣子孫環跪榻前泣請治命但曰吾曹食祿無補

能力行節儉以其贏餘推之濟物即所以報國恩也遂
溘然而逝古稱大雅樂善庶幾近之歟銘曰

儉於財貲其乃來積而能散慶緒以恆儉於德不愆其
則子孫是繩允稱皓哲神仙邈矣或啓其衷福祿壽考
孰能儼公有美碩媛克正於內偕老令終天作之配鬱
鬱雙窠堯山之陽勒銘貞石其永奠乎玄堂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簡豫所呂公墓誌

銘

張居正

萬曆庚辰元日豫所呂公卒於家訃聞上輟朝一日詔
所司議卹典諭祭十有一壇遣官營葬贈太保謚文簡
廕一子中書舍人諸視常數有加而公之子祠部興周
遣人持吳大參國倫所為狀來請余志公墓而銘焉按
謚法平易不訾曰簡一德不懈亦曰簡余與公同政府
知公深公為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訥訥不
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

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異同其間無論彼已慎忮即
賢者各是所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嘐
嘐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
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定
計畫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蓋誠所謂不
訾不懈者斯可以為簡也已上嘗手書賜公曰樞機克
慎曰同心夾輔知臣莫如主信哉按狀公姓呂名調陽
字和卿別號豫所西粵桂林人也其先楚興國之大治

人洪武初從軍戍天長後踐更桂林曰鑑者始即家桂林是為公曾祖鑑生綱綱生璋呂氏文學自綱始世為郡諸生而璋以貢為徐聞令徐聞人尸祝之璋二子長應陽早卒次即公正德丙子中春母張夫人夢巨蟒入室紫光煜煜寤而生公公生十九年為嘉靖甲午舉於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戊辰改禮部侍郎莊皇

帝講讀踰年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
詹事府事壬申上初即位拜禮部尚書頃之上問余孰
可與卿同事者余以公對上在東宮亦雅知公端慎遂
召為文淵閣大學士與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修
穆廟實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書如故丙子一品秩
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建極殿公先後歷
官垂三十年半守史局三任成均四歷卿貳春坊典內
制詹府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日侍講讀凡總修嘉隆實

錄者再分校丙辰副辛未典甲戌會試考者三所事咸
稱在禮部釐正典章自宗藩外戚中常侍不得踰制有
所希請諸曹郎吏凜凜奉職由大宗伯入內閣若大喪
若大婚若崇親薦號若降人受俘諸鉅儀曠事咸藉公
相成以當上心上優禮公稱先生不名數命分獻郊廟
釋奠先師時遣中官給賜上尊珍膳兼金文綺乘馬什
器之屬不可勝計多自昔輔臣所未嘗蒙公故病肺又
患足痿顧念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劇戊寅秋乃疏乞

骸骨上固不許諭留甚溫疏上始得請賜帑金文綺
乘傳歸仍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聽其子興周以祠部
扶侍公於家居一歲疾良已會歲暮公晨對客食飲如
常日中忽不語越三日元旦自起櫛沐端坐卒年六十
有四公沉密簡重人莫窺其際嘗遊國學從祭酒永康
程先生談名理後公為祭酒遂以永康學教授諸生先
德而後藝以其身為型範為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模
擬性尤澹泊雖蟒玉未嘗去澣衣門無私謁所樹惟恐

見知所急惟恐見德頃平古田及懷遠府江當事者皆從公受策然公不自言人故無所藉以頌公公先娶朱夫人一歲卒繼張夫人名家子能以賢孝佐公初第時將父母卽中躬暨張奉匕箸上食惟謹夜中其父母咸中煤毒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促之起者即與張夫人起視則父母俱僵臥而不能言急汲水沃之乃甦人以為孝感父之以編修滿封父母如其官奉之歸蓋封四年而奔父喪及禫又喪母哀瘁骨立後以少保總裁實錄

成贈曾大父大父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張累
封一品夫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都會恩
廕一子入監讀書及卹廕凡三而公四子長興周既舉
進士為祠部次興齊又以公歸之明年舉於鄉次興文
興武振振濟美世且滋大周娶湖廣參議宋廷表女齊
娶太僕丞秦致恭女文聘封川令陶景女武聘興國吳
參政國倫女女四少者未字壻舉人毛如綸諸生蕭如
蒞常任孫一嗣簡聘延郡丞屠炳言女公雖籍桂林數

往來道興國省族展墓比其歸也視所治新第徘徊不能去又新媾於興國語吳大參曰吾先君命諸孫名皆從興以示不忘故鄉明年吾其以家來菟裘於斯矣會公卒不果公質行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焉銘曰

稽古盛際同寅協恭百僚師師以洽時雍譬伯與仲響和景從誠一無他深厚有容在漢丙吉今也則公主少不疑仰德乃風內寧外謐波恬漠空吏稱民安時興歲

豐守和自近孰知其功我銘貞石以著樸忠

粵西文載卷七十四